


集部

林登州集卷十三

明 林弼 撰

集序

陽山蒼檜圖詩序

宋氏子子宣髫齓有遠志弱冠客遊四方嘗以武功爲監當官尋引去則盡去游俠之習每與文人墨客相往來予友錢塘馬性之淮南顧孟仁皆情分寡合聞子宣

在門則倒屣迎之觴詠歡洽移日其爲人可知矣子宣之言曰昔余未有知也孟浪江海間學之未力況於仕以行之乎陽山之麓有先廬焉環廬有檜數百株先人手植也吾雖欲騁桑蓬之志而不能不興松檟之思每登高望遠則陽山之蒼林茂樹瞭焉若在心目今將歸葺故廬以奉先祀愛護植檜以無斬先人之手澤庶幾失於前者或可得於後也予曰子宣其知本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子宣於先檜瞻而思之愛而護之豈

不曰先人遠矣見其手澤猶見先人也其純孝之念油然而生推是心也則忠君仁民無適不可子宣勉乎哉子宣方年富異日聳壑昂霄以備棟梁榱桷之用則於是檜爲無忝將不徒愛而護之之足尚也性之孟仁作而曰子言可規請書于檜隱圖後用以爲子宣贈

柳江送别圖詩序

柳江送别圖者漳士贈趙居貞之别也别而圖之何曰時也時而柳江何曰地也時則情寓地則景存情與景

會圖不容已矣況别之時與地乎江文通賦曰春草碧色春水緑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此時此地也此景此情也感而發於一時孰與異日之無已乎予觀是圖遠而風帆沙鳥近而汀雲浦樹凡柳江谿山之勝莫不毫分縷析蓋目一時之景而心無已之情者也居貞居清凉山中必日展而玩之曰柳色依依吾友别我之時也江水瀰瀰吾友别我之地也友之所以贈我者何勗我者何吾不忘乎所以自勉也若然則是圖也庶幾仁者

之意非啻贈鞭贈劒之云者矣居貞温陵舊閥善學工文辭故漳士愛之於其行既裒詩於圖左遂屬某為之序

梁山樵唱集序

梁山樵唱者古定倪君孟明樂府集也君蚤嵗自大江以南游揚州歷覽燕趙齊魯之墟嵩岱河洛之雄僑京師十數年鉅公閒人定文字交貴游豪士氣誼相許其偉邁奮發醞藉風致一寓樂府故或追事弔古以舒情

泄憤或嘲花詠柳以賞心行樂其意雄其詞婉其聲渾和壯厲有中州作者氣大爲酸齋貫公玉霄滕公稱賞洎來漳㴾梁山泉石之勝卜築其下酒酣耳熱浩歌一曲樵夫牧子皆狎聞之而知其譜因名曰梁山樵唱云一日出示余余雖不審其聲而粗識其語意知其足以鳴國家治平之盛與陽春白雪集並行於世也然余聞長短句者詩之餘也雖南北之聲不同其爲詩之餘也則一君能詩得李杜家法具在别集是編特其緒耳知

孟明者當不專於是也

華川王先生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而以理勝故惟温厚平易而自有餘味後世之詩局於法而以辭勝故雖艱險竒詭而意則淺矣夫三百篇者詩人情性之正而形於温厚平易之言也後世能言之士有極力追倣不能及者則固非無法也非無辭也其法非後世之所謂法其辭非後世之所謂辭也葢情之所發者正理之所存者順則形於言

也自有其法自有其辭有不待於强爲者也惟能有得於古人之法之辭則後之作者皆可以與之方駕並驅而無愧矣華川王先生子充甫以文名海内而詩聲復出閫出其集示余長篇短章往往有古法上遡風雅下擬漢魏與李杜韋柳輩頡頏後先情真而法嚴理臻而辭工余固知其非苟作也近世以詩名家若范江西虞蜀郡楊浦城諸公皆有以鳴乎治平之盛而黄文獻公獨以平實流麗爲本華川蓋得其心授之微者也夫平

實則理勝而有温厚平易之氣矣流麗則辭亦勝而無艱險奇詭之病矣詩之爲詩殆不出乎此也先生文集若干卷宋太史景濂胡先生仲申既序之矣而囑唐臣後更名弼序其詩之集余於詩所造者淺不足以知先生而辭不獲命故書此以求質焉

秋山高隱圖序

景之可樂者在秋居之可樂者在山得其景與居之樂而歸隱焉亦可謂高士也已古楊謝元初氏學老氏之

學者也遊方之外名山大川既足厭而目飫則曰吾隱者也游非有求於世亦適吾志焉耳玄髮以出今種種矣盍亦歸故山以修吾初服耶林君梅隱聞其言而高之為作圖命以今名請余序首簡余曰夫隱心隱而已矣心隱則雖遊亦隱也市廛亦山林也何必歸隱秋山而後為高哉原初曰秋於時為清山於物為靜吾教以清靜為宗梅隱善名吾隱者吾將歸隱以清靜吾身心焉庶幾有得於秋山之意也余曰是可敘已博陵林唐

臣既敘重繫以詩

喜雨詩序

天下之喜大而公者其惟喜雨乎喜或在於一身或在於一家或繫乎一國而雨則澤乎天下者也其爲喜不既大乎有以禄位而喜以壽康而喜喜於燕享喜於際遇空谷而喜足音破敵而喜折屐足或一人之私一時一事之偶然孰與無一地之不被其澤無一人之不快於心者乎故曰雨之喜天下之公也傳曰若時雨降民大

悅所謂喜之大而公者歟至正癸卯春三月不雨農作方時而田不可耕秧不可蒔溪澗且涸原隰若焚札瘥已兆南靖尹朱侯元賓蹙然曰旱莫若於春春莫甚於三月吾受百里生人之寄農事無所施則民命無以存吏職將何以稱乎乃闔門蔬素誠以致禱檄龍於湫雩祀山川百神翌日雲興雷奮雨大作三日而後止於是涸者濡枯者起民之望者如渴而飲饑而食咸曰是我尹之雨也相與欣忭鼓舞不能自已來請於余曰雲漢

憂旱形於詩六月喜雨書於春秋凡以繫乎天與民也吾儕小人將志斯喜於亭焉則吾尹重勞我力也詩之書之則吾民之賤無以信於簡册也子幸為我志是喜庶幾有以白侯之德慰我之心焉嗟夫古諸侯祭封內山川誠以能出雲致雨以澤民也縣尹為古子男爵而封域之廣蓋過之境之旱乾水溢實於山川有繫焉者也朱侯不雨而誠禱宜其應之不爽歟朱侯可謂知所職矣邑之士子裒詩謡若干首以為侯美余嘉侯能誠於

懼災民能義以愛上也書此以爲序

## 塊漚集序

塊漚集者賈君彦芳自名其所爲詩也余嘗異其所以名君笑而不言余曰子之得於幽且遐者吾固不能知姑以吾之所及者爲子言可乎今夫山土之至高者也自其一塊言之則塊亦山也海水之至深者也自其一漚言之則漚亦海也三百篇者崑崙也渤澥也漢魏李杜喬嶽也大川也崑崙喬嶽固不以一塊爲加損然一

塊之助亦所不棄也渤澥大川固不以一漚爲餘欠然一漚之溢亦所不辭也塊反於土漚反於水雖不足爲高深而謂無資於高深焉不可也向使古人之詩極其高深後人舉不足以得其一二則雖皆無作可也然則一篇之佳亦古人之一塊一句之善亦古人之一漚也吾觀彥芳之詩長篇得古意短律合近體殆有造於高深者而集以塊漚名蓋卑以志崇淺以圖濬而心不自畫焉者也誰謂華髙企其齊而誰謂河廣一葦杭之積卑以爲高濬

淺以爲深吾於塊漚焉卜之矣彦芳謝曰非所及也然可勗吾怠請書集首以爲序

梅隱詩序

昔者吾宗和靖先生隱西湖之孤山環屋植梅吟嘯其中葢託梅以隱者也宗人林文奎氏雅性好梅時執筆爲梅寫眞心景前哲因以梅隱自號間謂余曰此吾一家言也子能爲我序所以廣余以未達之旨乎哉復之曰和靖託梅以隱夫人能知也抑孰知梅爲花隱者君

子寔取之以自况也菊芳老圃蘭秀深林謂之隱者可也然而未爲隱之至也梅其隱之至者歟菊蘭隱於秋而梅乃隱於冬當霜饕雪餮之餘羣卉揺落萬植委槁梅也秉其貞白孤芳獨潔卓然自見退不隱乎泉石荒寒之濵進不慕乎桃李紛華之塲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此梅得隱之時而於幽人貞士嘉遯之義爲有契其所取之也固宜然則託梅以隱未爲知梅之深者也知梅之善隱而與之俱隱則人與梅一矣雖然和靖之得於

梅也以詩子之得於梅也以畫雖所得不同而所以得者則未始有間也香影一聯模寫入神膾炙人口子之慘澹經營模寫形似其得趣之深亦不減前人矣古人謂詩有聲畫畫爲無聲詩梅之隱也殆於詩畫而顯矣梅隱之號朱先生原道林先生清原常序而歌之而張公師夔又圖之矣兵餘悉化去復徵予言予重違其請故既述其託隱於梅之意併以梅之善隱者廣其義焉

夏指揮遊赤松觀詩序

赤松觀者金華洞天之絶勝也昔上駐蹕是州以其地爲漸東要郡命夏侯仲毅鎮臨其所侯静中而寛外又以無事遂得放情山水閒每遇佳時勝日良賔清友必遊赤松遊必有作人能傳誦之洪武庚戌春與漸省鎮撫李君同游爲詩二首清婉流麗大夫士倚而歌之既成軸矣余被旨以來得而讀之則作而曰皇上神武克綏四方以治道不專在是誕敷文德熈而洽之以武臣

而詩書禮樂焉是務蓋有得乎德意之微矣思昔戎事方殷遠近警急雖山水之勝一登一眺有不遑及矧詠而紀之者乎古人謂政治得失詩可以觀讀侯之詩金華之治於是乎見矣故因其卷之成書此以爲序

夏指揮春日倡和詩序

輕裘緩帶羊叔子之在鎮也雅歌投壺祭征虜之在軍也孔子曰有武備必有文事予於指揮夏公而有徵於古矣公作鎮金華幕府多暇日與諸生游從講求忠國

仁民之術既則觴詠以娛於獻酬交錯之頃而成賡倡迭和之篇太原遜君彦敬裒而爲卷徵予引其端予嘗觀古人之詩在盛際者其辭樂在衰世者其辭苦今朝建清明海宇寧一如日之旦如時之春明良賡歌於内而治音遠播於外讀是詩者當於麟趾騶虞求之叔子征虜未足爲公期也

白雲孤飛圖序

孝子思親之心惟於登高望遠之時爲最切蓋所履既

高則所見益遠雖雲山千里如在目前其思念之切有非常時之可比者矣古人陟岵陟屺而瞻望父母良以此也唐狄梁公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悵望久之夫雲之漠然若非人心之所存也其孤飛也未必下直於親舍也特以登高望遠而思親之切故彷彿想像而若有見親舍之所在耳後世孝子行役在外違定省溫凊之節不得展承顔養志之敬而無以少慰其孝思之心於是即望雲爲故實或爲圖或爲詩以寓

其意于以見孝思者人心之所同初不以古今彼此而有間也噫雲雖無心而孝子則有心也雲之孤飛亦違顔之有似也狄公望雲於一時圖而詩之則非一日之可言矣豐城鄔烈翁氏純孝士也游宦汝蔡閒母以老故弗獲迎養而思慕不置因命善畫者作白雲孤飛圖諸大夫士從而詠歌之來徵序余嘗令其邑知鄔君之孝稱於人人故序而不辭

## 熊太古詩集序

豫章熊先生太古以其詩之集二授弼一曰燹餘一曰熙真則熙真燹餘蓋兵後集失而僅記其舊作彙爲編熙真則先生嘗避兵龍虎山得道家丹經玉訣之學因寓興於冲虛高逸之表者也弼讀終卷則嘆曰古音邈矣猶幸於先生之詩見之集中詩多五言燹餘卷端數十首真有漢魏作者家法熙真若干首綽乎晉人之風於景純之游仙子昂之感遇相頡頏後先者也夫四言肇於唐虞而盛於周五言昉於周之行露等篇而盛於漢魏晉

宋七言權輿於張衡之四愁魏文之燕歌而大盛於李唐之世然漢魏以來五言七言皆古體也至唐則流於聲律而爲近體矣然則五言本三百篇而漢去古未遠作者固當以是爲凖的也余嘗謂詩爲文之一而與文並立雖體製不同而同歸乎古文無古人之氣骨則不臻於雄渾奥雅之妙詩無古人之音節則徒爲穠纖靡麗而無温厚平易之懿矣詩體與世變相乘必先嶽氣完然後可以復古周漢之世氣之完也氣完則音完然

後可爲治世之音燹餘之詩作於元之盛時熙真之作雖當變故而寔我皇明開一統之初也氣完音完宜其詩之渾和雅厚無愧古之作者詩不可必世之傳而世不能不傳余於先生之詩有以必其傳而世之傳之有不容遂已者矣故因先生自號合名其集曰巢雲而書此於卷端

琴隱軒序

古之隱者不暇擇其地惟即所處而樂其常焉若尹之

於耕傅之於築吕之於屠釣百里奚甯戚之於飯牛君平隱於卜子陵隱於山孺子隱於市伯倫隱於酒君復隱於梅夫暇擇所隱哉身之所處樂之所在也後世若伯牙之儔蓋善琴者也其志在高山流水子期知之子期死而伯牙遂破其琴噫琴趣得於巳知不知在人何至於破琴乎吾惟自知吾趣不求人之知而與琴俱隱可也胡君朝輔雅志好琴嘗蓄琴一張於書軒之内閒居獨處或鼓一再行以自適趣初不求人之知也因自

書琴隱於軒之前楹請予說之夫君子之道惟自修於
內而不計於外故視內者重則視外者輕而凡用舍窮
達無所往而不自得伊呂之徒固皆以此自樂其樂也
下數子者亦豈能外是以爲心哉琴有道之器也朝輔
而知好之固足以見其性情之正矣自知其趣其厚巳
者歟不求人知其薄人者歟君曰昔陶潛琴無絃豈有
望於知音者哉吾將以陶爲師故以琴爲隱也朝輔文
定公裔孫常用薦爲校官今以親老授徒爲養無復仕

進意人多其行云

望雲軒詩序

昔者狄梁公仁傑登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悵望久之雲移乃去後世孝子行役宦遊於外思慕其親率以望雲爲故實而名其僑居之舍夫亦寓其思親之切有不能自已者爾然余嘗謂望雲而指親舍則所望猶不甚遠若親在數千里外而亦以望雲爲言則其情尤可悲矣予聞狄公懐人也於太行爲近故雲在望

而親舍亦在望葢目在雲而心則親也心之所思深則目之所望逺而况於近乎秦川張君與賢謂𩰚曰某來京師將及十寒暑而親老在堂弗獲一歸省每登鍾山望孤雲則吾親舍瞭然心目間信乎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也因名吾僑軒曰望雲庶幾目焉少慰吾心焉耳朝之大夫士有知予心者咸爲詩而歌之先生幸序其端嗟夫秦川去京師僅數百里子之望秦川之雲亦猶狄公望懷州之雲也雖未得奉晨昏候温清而音問之

易達甘旨之可致視親舍之遠者其於夢雲之頃心思之切又當何如也其心旌之揺揺者蓋將與雲俱往矣與賢之望雲豈非同是心哉與賢盛名方起異日躋膴仕食厚禄輕輿迎養日在親側以怡以愉至是則雲不必望軒不必名詩不必作可也

林登州集卷十三

林登州集卷十四

明 林弼 撰

集序

壺山圖詩序

壺山圖者進士賈君克勤圖其居邑之勝也大河之東其山最多而太行爲大太行雄絶跨數州縣而壺關據其要其中一峯若壺然千巖萬壑傍環角立有若擁

矢待投之狀此壺山攬結一邑之秀而圖之所以作也他日克勤持以示弼曰吾聞游子懷故鄉身在異國雖山水信美曾不足以慰其心焉某也宦遊四方萍蹤梗迹昔彼而今此每一興懷則家山數千里釣游之水丘桑梓之井落松楸之墟壠瞭焉在目也因命善畫者寫是圖庶幾展玩之頃如見壺山勝概之舊而暫忘鄉井之思也詩而歌者凡若干篇矣子先世晉人而游歷所至太行之雄壺山之勝子之所悉也序是圖者非子其

誰哉嗟夫人皆有君之思而君先得人心之所同然則玩是圖者孰不爲之感歎詠歌而不能自已乎昔狄懷英登太行望白雲而思親舍壺山之圖蓋同是思非徒愛其勝而已吾將與子繇孟津泝大河歷九折之坂訪三老之故墟徜徉於李愿之盤谷以遂子榮歸之願以尋我舊游之跡將有在於後日至是雖以圖爲芻狗可也克勤笑曰請書此言以竢

報德菴詩序

報德菴者括蒼管增所作以報其親之德也增兄弟四人長定次禧次某增其季也好老氏學遂脱俗爲道士𠫵喪父事母孝養備至他日以父墓遠弗便祭掃乃謀諸兄别卜地於所居道觀之東鳳凰山龜潭之原而遷柩葬焉虛左爲母壽壙復於墓傍築舍若干楹設主其中晨夕香燈以爲展敬之所即所謂報德菴者也定方爲欽天監掾朝之大夫士聞之莫不善定之兄弟而尤嘉增雖在方外而於事親之道能惓惓以致其謹也咸

爲詩歌以述其事請予序之嗟夫老子人中之龍非真遺世絶俗者柱史不足以行其道故卷而懐之終於隠處而不見後世學其道者脱畧世故過爲詭異殆將絶倫紀棄綱常以遊於方之外立於物之表嗚呼是果老子之所謂道者哉增也學老氏之學而不爲世之習事親之道葬祭之禮不敢纎毫之或怠民彝物則之天人皆有之夫豈不信矣乎雖然親之德未易報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之生物萬有不齊形而色之羽而

儀之華而實之或洪或纖或高或下或變或化凡爲物者孰能效報於天之萬一哉父母之恩如天罔極人子思報之心雖切而其恩廣大不知所以爲報也然則如之何亦盡吾所得爲者而已管氏兄弟其殆庶於此乎故喜而爲之書以告爲子者

浣花漁者詩序

吏部主事張君積中其先蜀人大父雙蕉公宦遊松江因占籍焉積中思蜀之不得遂歸也築草堂江上讀書

賦詩其中稍休則乘小舟釣游五湖三澤間因以浣花漁者自號其言曰地不必同景則無異人不必同志則有似吾惟先里之思前哲之慕則松江亦浣溪之水而吾草堂則子美之居也昔者君子隱居以求志不以漁釣爲可賤夫亦即其所處而樂其所有事云爾磻溪之釣非失時也嚴瀨之釣非忘勢也一出而溥其澤於天下使夫溺者拯屯者亨出之有其道也一處而高其節於千載使夫頑者廉懦者立處之有其道也吾才不逮

古人而竊有志焉大夫士聞其言偉其志而謌詠之積成軸矣來命弼序弼惟浣花之名不忘水木本源之義漁釣肥遯雖樂其樂而束帛之賁即爲時出積中忠孝之學於是乎在矣君年方富將大設施於時岸花水竹之懷蓴羮鱸膾之興固未得以直遂也他日功業既成角巾歸第當携漁童樵青求所謂玄真子江湖散人者而與游焉余倘未及耄尚能買魚酤酒以登草堂歌少陵之詩以助君之一莞也

夢彩堂詩序

昔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存常著五彩斑斕衣爲嬰兒戲於親側後世孝子莫不歆羨而慕效之或取以名堂或爲圖或爲詩以寓其孺慕之意然使人子常在親側得以戲彩於庭闈之間以爲父母之歡斯固天下之至樂也其或游宦行役遠在他方思欲效老萊之爲而不可得朝焉夕焉念念不寘遂至形於夢寐則其心有不能自已者此武夷丁仲純氏夢彩堂之所爲作也仲純

之言曰某也年及壯矣在父母具慶下定省溫凊之不違甘旨滫瀡之足養晨夕左右不知樂之爲樂也一旦隨計吏入京師縻升斗之禄不得承顔今歴六寒暑矣寒思煖吾親之席也暑思扇吾親之枕也遥望武夷之雲恨臂不羽飛墜親側夢寐之頃一見吾親焉儼若戲彩之歡也遽然而覺則身在他鄉心怦怦然作惡者數日某以夢語友汪季清因爲作夢彩堂圖大夫士從而詩之子幸序其端庶幾少慰予心也弼聞周官太卜之

屬占六夢其一曰思夢仲純戲綵之夢蓋出於思者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隂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各以類應矧人子之精神與父母相爲流通者耶雖然仲純年未及萊子而二親之年未及於萊子之父母也八袠而望九九袠而望百他日三釜之榮輕輿就養吾知仲純戲綵之樂未渠央也夢彩云乎哉

玉雪齋序

隴西李彦清雅性介潔雖居紛華不易其素也嘗曰物

生天地間各有形色求其介潔之至不以窮冬寒沍而易其形色者惟竹梅爲然因命黄仲章氏寫竹與梅爲圖又以謂竹之貞於玉爲有似也梅之白於雪爲有似也故比德於竹梅而取譬於玉雪以名其軒居焉夫比德於竹而取譬於玉則持節之貞介者於是而有得矣比德於梅而取譬於雪則處心之潔白者於是而有得矣雖然竹固有似於玉也然昔人嘗以蒼雪目之則雖謂竹爲雪可也梅固有類於雪也然昔人嘗以寒玉喻

之則雖謂梅為玉可也彦温葢兼取之矣晉王子猷好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君宋林君復好梅香影之句膾炙人口彦温兼二子之所好將欲效子猷之風致歟則聖朝貴責實而不清虛之尚也將欲效君復之隱遁歟彦温方揚聲振節於時未得以直遂也其亦切磋琢磨以成如圭如璧之德甘苦辛酸以成調和鼎鼐之功而以傅説衛武自期待庶乎無愧玉雪之名竹梅之實矣

會川樓詩序

會川樓者廬陵蕭漢飛所作以會文友而進士李祁書以名之也他日元戸部瑄記之而爲之詩者又若干篇漢飛復徵余言爲序余嘗泝江西之源蓋發自郴橫浦與章貢合流東下數州之水千派萬委悉入於江廬陵蓋其總會也名樓之意雖即其地之勝抑亦有旨也哉余聞漢飛少游湖海間貴遊豪士多以氣誼交洎歸桑梓則日與文人墨客相講學觴咏歡洽殆庶幾以文會友之義此樓之所以作而李先生之所以名也易不

云乎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友之相資有類麗澤文士之合并豈不有類會川哉然川之會不于江而止必至於海而後巳也至於海則江亦一川也君子之取友近而一鄉遠而一國又遠而天下譬則小川之會大川大川之會于海則其大也至矣禹之行水也決九川以距四海濬畎澮以距川言繇小而之大也漢飛知講學會友之益不以友一鄉之善士爲足而必廣及天下則所友益遠所講益明夫子川上之旨孟子放於四海之

意將思過半矣弼也不敏他日登斯樓握手道舊故獲厠文會之列余雖老尚能泚筆川上以寫斯樓山水之勝姑書此爲序以效規勉之萬一

南雲詩序

國子樓叔魚氏以在館久而思親之切因題其寓室曰南雲或者疑之曰雲東西南北之物也其變也無定體其行也無定在南之言不亦膠乎余曰否否夫望雲而思親事出狄梁公仁傑公居懷在太行之南故登太行

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雲而曰南固本於是乎且
子東而親西則望雲於西子西而親東則望雲於東南
北亦然斯固無足疑者叔魚家會稽而身在京師則所
望宜在於南雲矣學文之餘休沐之暇登北山而望南
雲雲在目則心在親恨身不得與雲俱飛而墜親側其
中之所感蓋有油然而不可遏者矣南之言非膠於名
也迺其實也雖然國子給事省部者多不次擢用叔魚
方將躋仕中外游歷四方以施其所蘊之素以廓其所

見之大吾知是雲之望不徒在於南也昔者孝子之詩以凱風自南爲比蓋以南風之化養萬物猶子之鞠育於親也南雲之覆燾於下亦猶親之拊畜於子也叔魚之意或有得於此乎曰非所及也然先生之言則善矣請書爲諸詩之序

雲山惜别圖序

古人於離别最鍾情焉蓋相聚之殷一旦分袂以去爲親友者眷戀踟躕不忍相舍其爲情良苦矣故臨岐之

際必有所贈以將其意若繞朝之鞭王祥之刀江淹之賦或折柳或賦詩皆以寓其惜别之懷云爾後世或圖别時之景與地以爲贈則其情益凄且切矣余友鄭君景山居南昌兵亂流離僑居蒲坂凡廿年始得還鄉井省墳墓未幾復歸于蒲親友姜叔範輩以歡會不久而復去也因以雲山惜别爲圖而賦詩其上徵余序余觀是圖其景與地蓋彷彿西山南浦之勝非特留者有雲山萬里之情將使去者一展而玩之必有甚不能堪者

淵明停雲之詩子美雲樹之句何莫非是圖之情也予於雲山之別情所同也故序此圖不辭

題胡敏中哀唁詩序

至正十年庚寅唐臣將試藝有司行至莆楓亭驛聞先母陳疾且殆倉皇狼狽兼程走歸二日母竟見背呼天號慟萬死莫贖胡君敏中來弔與余相持哭盡哀聞者莫不感悼既克襄事敏中復唁予以詩曰露冷慈幃二十秋蘆花風起幾番愁夕陽溪上雙鳧宿得似當時傍

母不又詩曰棘闈催赴君恩重中路歸來念母深萱草
堂前五更露西風吹作淚沾襟情愴語哀讀者莫不悲
咽流涕嗚呼孰無父母俱存者知樂之爲樂未必知哀
之爲哀必罹荼毒痛苦者然後知之眞而感之深也知
之眞者情之不容偽也感之深者言之不能已也非知
無感非情無言斂中蚤喪母知哀之爲哀矣其所感者
宜何如耶故發乎情而情愴形於言而言哀二詩之作
蓋庶幾蓼莪之遺音也時斬焉衰絰方寸亂裂久未及

和今祥禫既踰因記其舊作而用韻以答之諸公又從而列和焉人心之同然者於是乎不誣也余既録詩若干首而引其端復成長哀賦附於篇後併以寓終天憂感之意

竹山黄氏族譜序

譜牒非古乎曰古也書契以來世次之有考者皆是也黄帝二十五子得姓十四其所以别生分類者必有其道矣司馬公作史記其紀傳敘載之詳非有考而然乎

然則在國爲史在家爲譜紀於國者固皆序於家者爲之也晉人矜門第始重譜牒李唐又甚焉郡縣族姓至分甲乙五季紛亂士大夫家譜牒亡者十九宋興稽遺綴鈌其失真者亦已多矣豫章黄氏始祖𦂳秀從婺至贑徙豐城沇江瞻又居分寧雙井五世而生太史山谷先生庭堅有諱昇者居豐城竹山則太史之從昆弟也擢科躋仕世有其人十世孫曰瓊字尚英能自力學以濟世美每懼有愧前人因序族之世次釐爲譜圖盖深

念乎水木本源之義而又以示夫後之子孫俾知前人之所以顯大者寔繇於世德之積有不可誣者其立心亦仁矣夫茍仁以立心則雖服窮親盡猶一日也支分派别猶一人也豈以遠近疎戚貴富賤貧而異其情哉他日作紀傳者或有取於是則太史之澤愈續而不斷矣尚英勗諸

航溪朱氏族譜序

余令豐城嘗以事過航橋里愛其山水迴環融結詢之

傍曰此朱氏所居其族大以繁今九世矣他日進士自省君來見余恂恂儒者其諸孫公路每以公事至邑余見其雅飭有禮則歎曰詩書之澤厥有自哉今年冬公路持其所譜族系示余盖自念一府君五傳至明道始貴盛爲豐城望族公路爲明道曾孫能與諸祖父樹門户以不墜先業寔朱氏賢子侄也於乎宗法之廢久矣君子猶幸於族譜而得其遺意焉夫親盡服窮則寖疎矣有譜以序之則雖支分派别而一本共原之義猶敦

同姓之親也其於古人別生分類之意殆庶幾乎此余於朱氏不能不興慕羡之心也繼自今若子若孫繩繩於方來者能以公路之心爲心則登是譜為無愧人將歷指曰是能揚祖之風紹先之業朱之門其不愈大矣乎余嘉公路用心之仁故爲書此於譜左用以勗其後人焉

方氏族譜序

方氏古諸侯方雷之後周方叔爲南征大將軍始獨姓

方而雷遂為別姓蔓衍源分繼繼繩繩族大以繁則自古田令廷範始有子六人五子仁載官至禮部郎中上柱國再世為隋泉州長史達自泉徙莆于後分為三族唐季以來子孫擢科躋仕襲芳趾美代不乏人宋著作郎儀屯田員外郎慎言廣東經畧大琮皆達之裔也文章政行具載傳志元初水軍萬户副使某戍清江鎮遂占籍焉長子榮卿徙居九江次正卿襲父職生安道仍襲職戍舊鎮與弟道謙皆居清江榮卿生漢祥蘇九江

從武昌材識為時輩推重晚以武功授巡簡生彥彰少孤克樹立隱約無進取意生子四曰鼎曰鼐曰鼒曰鼏皆知學而鼐尤秀發善文辭繇郡庠選入冑監擢給事中轉通政司知事以勤敏稱他日以其宗譜示弼曰鼐系寔出閩今四遷矣兵餘舊譜俱失今所書者四世爾副使之上不能詳也深懼失水木本源之義而不足為人之子孫也先生居閩而宦游大江之西於吾族之所從來必有考者幸為我序之予嘗讀亡友進士方君德至家譜

而往來清江與父老言論猶能有道副使公之事者今於鼎之言而有感焉嗚呼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聖人爲天下思子孫無窮之訓故建譜而立大宗小宗之法諸侯分命其卿或取王父之字世功之官世食之邑以爲序族所以别親疎辨貴賤順少長可謂明且備矣後世封建法壞宗法不明士大夫能遡流窮源爲之譜牒以不忘其本始者蓋亦鮮矣時異世殊一旦遺失則子孫無考有能譜其所知而鈌其所未知不屑屑於妄宗顯

達之族而必求其本源之實若纍纍者可不謂之賢子孫哉余嘉其心之仁而惜其上世之未詳也故為述莆族之一二以書于譜後庶他日有考焉

張氏墓祭卷序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士有職故宗法有定制諸侯有籍田卿以下有圭田士有祿故廟祭有常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其禮制盖可稽矣封建廢而班爵無制則宗法隨

以壞井田廢而班祿無制則廟祭繇以缺故有爵位視公侯一日秩滿無尺寸之土升斗之祿者宗法之行廟祭之舉尚無望於此况其下者乎是故宗法雖壞有能篤親親之恩而序族有譜廟祭雖缺有能致奉先之孝而墓祭有田君子有取焉以其得古人遺意也若長泰張氏七世有墓墓各有田歲有二祭祭則昭穆序列燕則尊卑旅酬懽然而有恩燦然而有文其庶幾古人之遺意者與張氏世系厥有自來代有聞人著在史牒而

自徙長泰山前七世而下得合譜序族歲時會祭則自諱公義府君始東軒先生又能昭前之光明而丕衍之故世譜有序墓域有圖祭田有載其心之所存蓋將使後之人知尊尊親親之義則雖千條萬葉猶一本也千派萬委猶一源也夫本植則末愈茂源濬則流愈長吾知張氏之澤未艾也東軒以儒起家貳幕漳郡其數世之澤至是而始振云

古雪軒詩序

雪何始乎曰古也自有天地即有此雪變化成象非一日矣曰古此雪也今亦此雪也雖謂之今可也奚古之泥曰今必有古也言古則今可兼舉矣李白氏常以古月今月言之矣非古無以徵今也然則日月星辰雨露風雷皆古也奚獨於雪而疑之吁豈惟物哉事亦宜然汙尊坏飲禮之古也籩豆罍爵之飾於今者實本是也簀桴土鼓樂之古也五音六律之節於今者實本是也古人今人之師也古道今人所履也古雪獨不足尚哉

夫子於川上而知逝者如斯往過來續往則古之謂也來則今之謂也古往已盡而今來無窮則前日之今即今日之古也今日之今又後日之古也以差殊而觀今古夫豈可哉西北地高而多寒岷山之雪旋融旋結其爲春與夏澌者皆其餘也古雪固自若也昔人嘗有太古雪千秋雪之咏以其雪之積也吳郡曾君行斯爲綿州同府綿距岷近雪山嘗入眼因顔其軒曰古雪士大夫文而詩之彬彬如也予來守登行斯爲司李公餘之

暇常以諸作見示予謂行斯名軒雖因其地而意實深且遠也使徒因地則今日居登將復易其名耶夫天地之氣清而白者莫雪若也而又謂之古則其至清而至白者也行斯居官廉慎介然無所移其有得於至清者與皭然無所汙其有得於至白者歟名軒之意吾知有在於古雪之外也吾與行斯相聚久相得懽又讀諸君詩若文陽春白雪加以古調聊與談今古之際若此他日歸來倘未及耄携古琴一張古書數卷與吾子探古

音論古道於古雪軒中安知吾與子不古人若也



林登州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林登州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校對官中書臣吴　俊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林登州集卷十五

明　林弼　撰

記

隆壽法濟新寺記

佛氏以無住爲宗惟無住故能無所不住而爲常住成有壞空視同一相無所住之體也法界無邊佛身徧滿無所不住之用也至於千賢萬劫不墮不滅則一體一

用常住而不窮矣是故乘方便力遊戲如幻不滯彼此
不膠今昔而所以成妙莊嚴者綽然無勞吾於臨漳法
濟禪寺有徵矣漳大禪寺五法濟其一按郡志寺創於
南唐保大十一年興法祖師卿公寔以高行大德開山
建幢刺史林侁為建剎宇曰普和隆壽院宋乾德三年
錫從願移建于保福山之左改院為寺更名法濟元初
委為瓦礫迨貞元間主席月湖得清始即故址建寺規
制復舊仍二名而兼稱焉至正丁未陳友定併閩八郡

改築漳城小舊規十二三截寺于城外寺隨廢僧徒栖栖不知所歸住山佛心普照玄悟大師闡極覺聽亟白于郡府省臣曰象教國所崇信棄寺而廢之恐非初意也乃擇在官之屋與地復於寺得前右丞羅氏故宅焉漳既内附指揮副使劉公僉事尹公知府潘公通判王公寔來開衛與府咸加意佛法維持其成於是即堂為殿三門法堂香積集皆因舊搆而位置之若天造地設佛祖陰相有非人力所及者既而像三世佛及諸天執

法金剛神種種華勝既成規緒爰集海衆禮舍利塔資報恩凡爲三晝夜觀者如堵相與言曰羅氏辛勤十年以成此室一旦化爲大覺之宫豈非佛力之弘有以轉而移之耶然非維新之朝衛府一二大臣克蹈靈山之言則聰公之志亦不得直遂矣今兹八風不動金剛山蓋自有不偶者而非適然也聰公間謂予曰法濟寺自五代及宋以至於元考其遷置凡三矣庸詎知元季之徙新朝之成得易於其難獲全於其闕是不可無紀予

目其事可辭筆乎余聞善觀法者以世間法觀世間法不以有為無為而生欣厭夫亦視其所遇者何如耳聽公以無所住之心達無所不住之用而終成常住之業卿公為法於前聽公繼興於後寺在是則法在是矣宜有述以諗來者庶幾茲寺興復之顛末而前續之未紀者得白也於是乎書

## 漳州新建府治記

洪武戊申春漳州始入職方其年八月潘公某奉旨錫

印來知府事既至視故府治構蠧陁剥歲乆弗葺垂就頹壓慨然曰惟國家奄有海内邊隅既靖不以某為匪才使首政兹郡所以嚴尊威聳觀聽者寔於是焉繫撤舊為新我其敢不力然役大費鉅吾不忍勞我民也方與僚幕議所以便而諸禪僧羣來言曰兵餘民困公幸垂念邊人之福也吾教以慈悲閲世為事而吾徒荷國之休食土之入時有升斗之贏敢不以公之心思所以佐官之費而代民之勞府治幸責以成無煩公慮也公

義之允其請於是緇徒雲集鳩材聚石舟運陸輦咸爭勸趨百工既衆羣能畢效前建廳事後爲燕堂翼以推廳幕司中門外表四周墺垣並作具舉凡爲屋以間計者三十有五以楹計者若干廳事高若干尺廣若干尺燕堂高如廳事而廣加三之一焉門之高視堂殺若干尺宏敞嚴邃不侈不踰諸侯之制斯備矣始事於是年十二月明年三月告成豨不知費民不知勞公私胥慶焉公以某受廛屬邑知搆興之顛末也命記歲月竊

惟府治政化之所自出新之凡以爲民也爲民而勞乎民宜夫仁者之不忍乎此也古之所謂賢守令者亦曰能於民事處置得宜而已公於蒞政之始惓惓以卹民爲心故是役之興不勞其所勞而勞其所佚其勤渠黽勉出於中心之不容已者豈非公之處事有宜而其愛民之誠足以感孚於民哉傳曰上好仁下必好義予觀於此尤信公字師道維揚人繇南昌守來爲是郡其閒學政事中外推先云贊是役者通判王侯褘經歷魏君

建中知事孫君希賢任役僧曰玉梅月庭皆集勞可思

## 豐城縣改建東嶽廟記

岱為五嶽之宗在昔天子巡守祭告必先焉凡聖哲封禪祝釐揚烈亦惟有事泰山於他嶽則未之有聞後世祀禮寖繁山川之神臣庶通祀無禁以岱嶽於方為東在德為仁赫乎有神導和弭沴生物福民咸有賴焉於是有大生仁聖之號而行祀遍天下矣豐城縣舊有東嶽行祠距東闕半里而近元至正庚寅邑人熊世宏以

已資施建也舊為田每歲春夏之交水潦泛溢殿寢輒浸數尺卑庳溽溼神不安棲復經兵革壞而不葺上雨旁風門背通衢過者忽焉罔或加意洪武辛亥春弼忝承上命以吏部主事來知縣事首謁祠下顧瞻棟宇撓腐傾仄懔將壓矣方議撤而改建已而寢堂先頹亟命木工掇其遺材益以新材度地祠西高亢明爽先建寢堂四楹屬予以誣至京既得直歸始還正殿易其撓腐正其傾仄門廡闌楯相次完美正門之傍東爲佐神祠

四楹西爲靈槎三王祠四楹則其舊址也繪飾肖像煥然一新邑人喜曰神棲之寧也民福之成也雖移其舊實新之吏也盍亦紀其歲月俾後之人有徵也肆惟皇上敬禮明神誕降德音嶽瀆祝號皆復其舊若稽古昔罔合典禮不正之祀悉禁而郡縣嶽祠巋然獨存深意蓋有在也政之所先在于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弼於是廟所以遷建之汲汲者亦曰上體敬禮之意下祈順成之福而已春秋常祀不書是廟之遷固無足紀然以熊

氏建廟無紀懼其終泯泯也故不辭邑人之請而併書之

好古樓記

好在七情得其三喜愛慾之謂也凡人之好必以正不得其正則性鑿而慾勝矣好音者易以淫好飲者易以沈好劒易以暴其氣好錙易以移其心玄德之傑而好髦叔夜之曠而好鍛阮孚之通而好蠟屐是其情未免有累於物與許繇之於水謝安之於山王猷之於竹淵

明之於菊其好在是豈其累在是與抑亦因物以寓其樂也人之好不同故有舍金玉而索之久弊以為古者薄墳典而求之隱僻以為古者厭宮室之麗而好巢窟樽籩豆之文而好汙坏果得其所好之正乎善好古者不泥於古之跡而在於古之道則雖今猶古也雖寓於物而未嘗滞於物也吾友戴君安國學古心古行古為詩文又古即所居西偏作小樓題曰好古中置古琴一張古書若干卷每風晨月夕撫琴數曲怡怡乎遊心於

黄虞之上既執卷窻几間琅琅誦讀雖祁寒暑雨不廢蓋好古之道而得其正萬無向所謂數者之失矣雖然道未易言也君能於琴之音而考於古之所以淳漓則於世變之汙隆而知王道之盛衰矣能於書之言而考夫聖賢之所以授受則於心傳之絶續而知聖道之明晦矣信而好古好古敏求吾夫子之教也君於此而加勉焉庶幾於道可以深造矣安國朂諸

宿雲房記

予來溫陵獲與明極上人為方外游明極假予榻小小室中視其壁則奇畫古墨也睹其几則羣經百子也仰而瞻其前楹則宿雲其名也予曰異哉子之名室也今夫雲山蒸則騰膚寸而合滃焉渟焉以覆八極者一瞬也倏而生忽而斂若未嘗有焉亦孰得狎而窺之哉今子欲以尋丈之室而為雲之居語其大則無方之可極也語其小則無體之可即也若然子雖欲强雲之宿亦不可得矣明極曰子之言理則然矣非有得於予心者

也當其山雨初霽石林猶潤殘經已收微吟未穩予於是援不借之屐倚枊𣗋之杖徜徉笑傲於甕牖之下覯是雲也觸石而生凌岫而出悠悠盈盈相對俱忘雲無心我亦無心也予不知予之宿於雲抑雲之宿於予也下視浮世白衣蒼狗之態漠然無有於中則室雖不雲而予心亦雲也予幸責我以跡我之跡其尚心我之心哉予因詰之曰大而無方者其萬法之有與小而無體者其一歸之無與倏與而生忽歛而滅其一切有爲之

幻與予之心殆在此而不在彼與明極笑曰得之矣作

宿雲房記

## 似無軒記

溫陵吳君希貴名其所居之軒曰似無或問其所以名

君曰以吾觀之凡世之所有皆似無耳富貴有時而窮

勢力有時而盡生死之同原憂喜之聚門福禍之相根

曠情大觀皆謂之無焉可也遠者不具論姑以近事觀

之琛珠犀象之積金玉朱紫之華炙手可熱而拔山可

移者吾亦屢閲其人矣曽未旋踵化為虚空是可謂之
有乎抑無乎博陵林某聞其言走告之曰子之言固達
矣然懲於事而不勉於道不幾爲二氏之歸乎吾聞聖
賢之緒論矣君子惟知夫在已者重在外者輕故已雖
有而不自有外雖有而嘗若無有焉多而若寡實而若
虚乾乾焉孜孜焉道之所造恒若有所未至才之所施
恒若有所未周夫如是則在已者益修而在外者益可
薄故富而不靡貴而不侈則不自知其華顯矣勢而不

恃力而不忮則不自知其盛強矣而凡生死憂喜福禍隨遇而安皆若無有此君子以無自居故能以無視物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袗衣鼓琴若固有焉窮而下視窮猶無也達而上視達亦猶無也已之所有猶曰無之外之所有我遑有之乎哉然則以無觀有固爲所見之高而視有似無尤爲所造之實也君以是而自勉焉則用舍行藏安於所遇而内外交盡者可馴進矣希貴謝曰吾之寓意也淺而辱子之教深矣幸書以為記

## 清暉軒記

已酉秋余來京師天台錢君允一亦被旨持其先武肅王鐵劵以來與余同寓所獲朝夕往還焉見其神觀散朗言論雅確不矯不比信乎世美之克濟也間為余言其居之前隙有軒曰清暉瞰池為屋池袤餘四百步屋十數楹面十子峰雙塔並起倒影下照山寺樓觀歷歷在竹寺空翠間而小固大固二山後擁傍列與江水相為環遶郡城山水之勝於是焉萃吾日盤旋其中獻奇

競爽應接不暇殆忘寢食雖車馬喧囂邈若無聞也因
取謝康樂詩語顏以今名子不吾棄辛有言以記之余
以其交之新而情之殷也弗敢辭夫天下之佳山水亦
多矣而大江以南惟天台稱最若華頂之峰赤城之瀑
其秀蔚奇絶不可具狀枚述山水之清暉在人心目者
亦云著矣然而風巖雲壑深窈幽迴之濵世傳為至人
異士鍊形導氣者之所居其說迂昧荒誕君子所不道
也古之隱君子者在市廛不為狎在山林不為絶惟其

適而已矧於闤闠之中而得泉林之勝若此則夫樂之有恒視彼深窈幽迴可蹔而不可常者抑相萬矣孔子曰樂山樂水唯仁智者能之君以世家之冑鉅公聞人咸樂交游之少折節可得榮遇而乃隱約自甘思以清白世其文獻達焉而無滯安焉而不遷其於仁智蓋有得矣宜其有得於山水之樂也夫仁智有其實則英華發於外猶山水有其實而清暉見於外也昔者武肅有國吳越錢塘湖山皆覆以錦山水之暉可謂盛矣君能

以清白世之吾知清暉之發允一固有得於山水而山水將亦有藉於允一矣武肅諸孫惟天台之裔為宗亦唯其族為盛五王之後顯者非一人是軒實相府之積慶堂遺址云

歸樂軒記

曩余令豐城嘗識邑士范孟偉氏知其樂隱約薄榮利而不欲奪其志故弗薦也今年春有旨凡郡縣官率舉一人登於銓曹孟舉遂被薦來京師銓曹簡閲將授以

官孟偉以弗任辭允之弼叨職儀曹孟偉來言曰某幸乞歸得以自適於肥遯之樂將以歸樂名吾讀書之室先生幸為我記之昔陶靖節澹泊世味不競仕進然猶不能不為彭澤一起到官四十餘日即賦辭以備述其歸田之樂蓋知其不可為之時而心有不欲為爾今子際聖明之世風雲玄感可以出而有為矣何為一出而遽歸乃遂以為樂耶孟偉曰僕野人也鍾鼎之味至美也而吾安於藜糗軒冕之章至榮也而吾安於韋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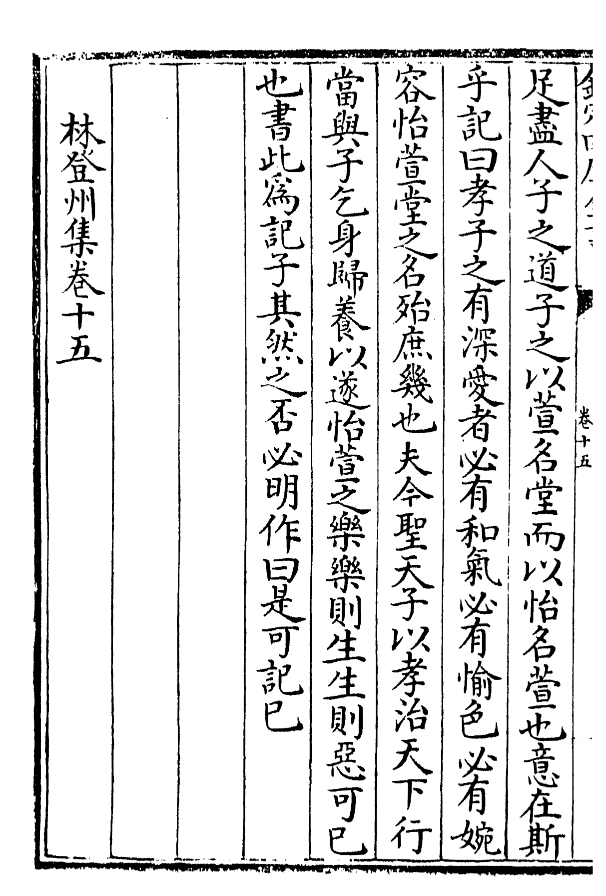
廊之巍峩車馬之紛華非不可慕可羨也而不若蓽門
圭竇桃杖葛屨之爲安惟安於是故樂於是歸而遂吾
所安庸詎知他樂之足移吾樂耶予曰噫子固知歸之
足樂而未知未歸者之不樂也必涉於不樂而後知樂
之真足樂耳夫仕則百責叢焉簿書之積也牒訴之繁
也徵需造作之急也緩則譴呵至亟則謗讟興思患捄
過雖寢食不寧其於樂何有哉孟偉歸矣僮僕之歡迎
親朋之情話南窻容膝之易安東園日涉之成趣壺觴

遺與琴奕消憂寧有減於陶之樂哉顧余髮已種種而歸未有期聞孟偉之歸樂不覺怦怦心動矣

## 怡萱堂記

萱有宜男之名故為子者托以為母之義焉古者於其所尊所親不敢斥言詩以桑梓言其父母離騷以荃蓀比其君其託意於物奚特萱為然哉此廬陵蕭必明氏怡萱之所以作也必明早喪父與弟必安事其母於定省温清之節甚謹既而必明以吏事為天官掾每惓惓

焉思其母不得歸養因以怡萱名其奉母之堂來謂弼曰某給事銓曹亦既有年母也在堂已鶴髮矣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子深有感於是也子能爲我記之否嗟夫予與必明蓋異地而同情者其曷敢辭昔予奉母於白華朱蕚之堂有怡萱之意焉今別母數年矣菽水之歡賴吾弟朝夕之養方知毛義之檄不及老萊之衣也子之賴於必安豈不同予情哉但萱徽類也非朝夕瀡瀡不足徵人力之勤親一體也非承顔色養不





足盡人子之道子之以萱名堂而以怡名萱也意在斯乎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必有愉色必有婉容怡萱堂之名殆庶幾也夫今聖天子以孝治天下行當與子乞身歸養以遂怡萱之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書此爲記子其然之否必明作曰是可記已

林登州集卷十五

林登州集卷十六

明 林弼 撰

記

南圃記

距漳南五十里有水曰南溪溪之傍地曠肥沃皆稻田也稍依山則爲圃種菜麥蓏蔬茄瓜菓之所植圃之利居農之十二三焉友人蔡君宗禮居於是而不能圃日

與圃者游有荷鋤而斸者君亦效而斸之有抱甕而灌者君亦效而灌之久覺圃之可樂也因自號曰南圃既而用薦來京師授鈞連尹簿書期會之煩徵需牒訴之勞其心固未甞一日清且燕也而南圃之思往來于懷數數焉不能忘因請予言記之昔聖人以不如老圃荅樊須之問盖恐其局小人之陋而不知大人之事也然隱約之士若漢陰丈人陶靖節之儔皆托於力圃以寓其棲遲偃息之樂其心之所存盖有在於抱甕荷鋤之

外者焉賢者之隠處也其時不可爲故潔其身而去之方今主聖臣良旁求俊彦以熙治功雖巖栖野處之士莫不奮勵踴躍爲明時出思有設施自見於世奚隠士足云哉予聞筠連民雜居夷獠吏胥時侵漁之君招捄安集教之以禮夷皆感服趨役邑田多荒君詢其繇曰舊有堰瀹水以灌田今堰廢故田荒君以義倡之率先邑民築石爲堰數日而成連歲大稔凡所營辦進民計之正數之外不餘科一錢民皆信服夫禮以化之義以

服之信以孚之三者皆大人之事而君能行之較石隱之徒自别他日年及休致退居田里南圃之間蘆菔生兒而芥有孫余來溪上尚能效何曾同子一飽也

介菴記

廣信徐君彦明隱處田野恬淡自樂於紛華寵利無所嗜好交游不雜取予不苟因自號介菴以見志其壻胡彦榮入爲中書請予記之予謂介之義有二曰貞介則有堅確之意曰廉介則有分辨之意然必守於己者致

其堅確然後接於物者知所分辨蓋合内外之道也在
豫之六二曰介于石當上下豫樂之時能以中正自守
其介如石則所守之堅確者也孟氏論栁下恵不以三
公易其介蓋言其和而不流故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則
所取之分辨者也徐君隱居自樂不慕華寵其貞介者
與不雜交游不茍取予其廉介者與予聞彦榮之始來
京師也徐君送之郊戒之曰凡爲仕者必廉以律巳敬
以慎事恪恭乃職而無慕乎外庶不辱身不辱里邑聞

其言者莫不感嘆以爲有得於貞介之旨故以是而訓其壻昔樂廣人稱其冰清其壻衛玠人稱其玉潤彦榮能以徐君之言而實踐之則冰翁玉壻將再睹于今日矣書此言以爲記或得介菴之實乎

嬾雲居記

金華柴義方言於弼曰某性緩而懶甞築居永康白雲山中朝焉夕焉獨坐一室靜觀白雲無心出岫悠悠揚揚相娱而相忘因自謂雲之懶亦猶予之懶也遂以懶

雲生自號人因于室者也人以是名室能外此乎遂名
吾室曰懶雲居室有古琴一張時出而撫之悠揚之音
猶雲之態也室以是名物又能自外乎併名吾琴曰懶
雲琴子能爲記之否予曰否否弼聞知者不凝滯於物
子何以子之懶而名雲以懶并以名爾室與琴耶豈柳
子以愚自命而遂以愚其溪愚其谷者耶夫雲之未出
固懶矣及其既出則未嘗懶也琴之未動固懶矣及其
既動亦非懶也且子昔之居是室也固可以懶爲習今

出而仕矣雲蒸龍變會際其時苟故態未除不幾於怠以廢事乎緩以失機乎弛而不知所以張乎義方曰不然夫雲卷舒有時而出處無心吾雖以懶累雲而不敢終累於雲也雲既不累豈吾居吾琴之遂累乎弼曰有旨哉義方殆不競於世而亦不忘於世者也子其從雲爲雨以成澤物之功然後退居而室以自安撫而琴以自樂雖終於懶可也義方笑曰吾志也請書子言以爲記

筠軒記

竹可比德故君子多愛之自詩人托淇澳之竹以美衛武公後世脩德之士慕而效之其亦景行前哲之盛心乎即竹而論之其心虛類君子之謙不自滿者焉其節直類君子之守不自失者焉其色蒼而不改類君子之有常不為流俗所移者焉宜夫脩德之士有取於此也姑蘇顧氏清修士也為中書掾即寓舍闢小軒種竹數十竿退則閉户清坐與竹相對怡然無塵慮之內縈也

因以筠名其軒閒請予記之夫古人之所愛者亦多矣蘭愛於屈蓋自况其清也菊愛於陶蓋自况其逸也蓮愛於周蓋自况其潔也晉世好竹者多有竹林之賢焉有竹溪之逸焉宋蘇長公甞作綠筠軒歌予聞筠者竹之堅者也顧氏清修自持業比德於竹其尚堅乃操以無愧於竹之筠窮而益工老而益壯即衛武公何多讓焉遂書此以爲記

嘉慶堂記

顧氏爲崑山望族植善樹德凡數世矣本蕃條茂流慶後人今戸部尚書元禮君起家爲名法從二親年未及六袠兩以推恩錫封朝之公卿榮之因名其堂曰嘉慶君請余言爲之記夫高堂具慶固人子之所深願致身津要晉錫絲綸亦人之所同欲而有不可必得者蓋皆係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顧氏兩俱無憾則其爲嘉慶也孰有過於此哉夫慶有本善與德之所致也顧氏自其曾大父以來周人之急人有所欲必委曲成之

大父及父皆隱約田里閭至君而益昌以大蓋食祖父之報如持券取償天之福善人者果不可必歟深耕穊種則豐穰可卜一樹而一穫者也植善樹德則昌大可期一樹而百穫者也予聞君嘗以出使發同事之奸上結主知遂蒙寵擢蓋其心正其氣充有確乎不可拔者故雖斃以故去而簡在帝心起貳地官而陞今官嘉慶之來夫豈無自而然哉嗟乎慶非一端也父母俱存則曰具慶積善全昌則曰餘慶君年方富已踐華要具慶

榮于今而餘慶衍于後他日大用於朝疏封祖曾其爲嘉慶又當何如也

蒼碧軒記

漢徐高士後人永愚甫居東湖之北偏嘗即隙地闢軒數椽引水爲池植竹爲林清意逌然若出塵外因顏之曰蒼碧蓋取水竹之在目者子漢奇孫景南讀書軒中又再世矣他日景南語予曰吾祖生值盛際所與游者皆海内賢士大夫固未嘗屑屑於考槃也而軒以是名

其必有以也夫敢質諸子予曰水有源竹有本祖之義也予固知若祖之所慕尚者也東京多節義之士而炳幾識勢脱然於利害得喪之外則亦有高士焉其清而不汚堅而不屈非水與竹不足以喻之也吾意永愚之居其軒也覩夫竹之蒼也則生𥨸一束徵辟不赴其節之堅者於是而可想矣覩夫水之碧也則獨寐寤歌處脂不潤其操之清者於是而可想矣夫必有所慕而後有所尚所慕者人所尚者物是軒之名而豈苟哉抑予

閑景南以才諝薦于朝竟以親老辭歸軒之水竹𦗟然不忘可謂能繼前人之志而無忝高士之稱矣濬家澤之遠揚祖風之長安知是軒不與孺子之亭媲美乎軒中多古書及近代諸老雄文名墨不悉錄云

九疊山房記

九疊山房者松江髙君明德養親讀書之所也松江汞國得山則勝槪集焉九疊距郡十里許峰巒秀拔溪谷深窈泉甘而土肥明德築居其下中為堂以奉二親旁

闢地為軒山色葱蘢攬奇挹爽常在几席君與弟衍養親之暇則游心典籍羣經諸子積架盈箱客至則相與論難商確深理奥義必求其至而後已或日昃未食夜分不寐葢其志篤其力勤故其學以成也吏部知其賢擢為曹掾明德以温凊之久曠也山房之思往來于懷而時寓意於詩文間考功主事張君談修因為篆書四大字復徵予言記之噫世之人孰不知事親也而竭其力以致養者鮮矣孰不知讀書也而肆其力以窮理者

鮮矣致養之未至未足爲能孝者也窮理之未至未足爲知道者也明德致孝於親而勉學於已蓋得聖人餘力學文之意而知本末之分矣君盛名方起以所蘊之學而達於設施其光明俊偉之業必有可卜於後者語曰顯親揚名孝之大也九疊之山將藉子生色毋徒爲山房惓惓之思矣

燕壘齋記

上古多巢居故有以橧巢爲氏者人而巢居與物奚相

遠哉鳥之巢於木者衆矣惟燕雀則於人之屋雀則瓦隙取枯草墜羽藉以爲巢燕則銜泥爲壘於楣梲之間拮据卒瘏累日而成猶之人也既勤垣墉而塗塈茨無論其大小廣狹唯求其安焉然則人之居猶燕之壘也四明莊君九疇善學工文辭而以清介自持不累於物名其所居之齋曰燕壘請予記之蓋君嘗謫居濠上築小室爲壁而以燕壘名之既而起爲咸陽令居官舍中堂高而室奥簾崇而廡遠則又曰容膝易安亦奚異於

向之燕壘哉夫人唯若於豐約之過計也苟爲不計則

雖蓽門圭竇不爲卑也華堂廣厦不爲高也繩樞甕牖

不以爲樸雕梁畫棟不以爲侈何者其志不以是而移

也燕處於華屋而泥壘不易焉豈以富貴而移貧賤之

心哉世固有王公之貴晉楚之富穹然其居煥然其廬

偃然自以爲安也一旦富貴之窮人已去而燕獨歸則

曾燕之不若也豈不重可感耶莊君之居以燕壘名不

以彼此而易其心亦可謂達矣夫燕春來而秋去有類

於知時者焉雖近於人而不褻於人有類於知敬者焉君豈有取於是耶知時而敬則斯壘之安將無適而不可也

壽萱堂記

雲間周氏伯謙與弟伯讓事母夫人王氏孝左右承顔必得其歡歲戊戌夏母感疾五日不食醫巫罔功伯謙憂懼不知所出乃夜禱於天割臂肉置粥中以食母疾尋愈既而伯謙出任京師伯讓獨侍養于家癸丑之夏

母感暑不食者七日疾轉劇伯讓籲天懸燈于身燃之頃之母疾亦瘥今母年八十餘既壽且康因名所居之堂曰壽萱堂他日君謂弼曰子幸記之余惟孝子之事親猶忠臣之事君也君有難則臣致其身以赴之義固應耳親疾既殆子徬徨無措苟可以療其疾雖髮膚豈愛焉蓋子之身即親之身也以吾親之身而事吾親其孝念之發惻怛懇至宜其感格天心而親壽以延也遡伯謙之禱今二十有二年伯讓之禱亦七年矣以二子

之身而葢母二紀之壽過此以往將及期頤而未艾也天之福善人豈不彰彰哉余聞萱佩之宜男有母之義焉食之忘憂有樂之義焉故樹萱於北堂而朝夕致培植之力猶事親於髙堂而晨昏謹定省之節也周氏伯仲競與孝養如一母也亦可以樂而忘憂矣余雖未獲升堂拜母竊慕君之孝感聞於遠近故爲述其事而記之以勵天下之爲子者伯謙名某今爲吏部郎中朝著有稱云

林登州集卷十六